

## 54 教会历史 德国 -- 高福利国家的开端

德国福利社会的起源，福利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局。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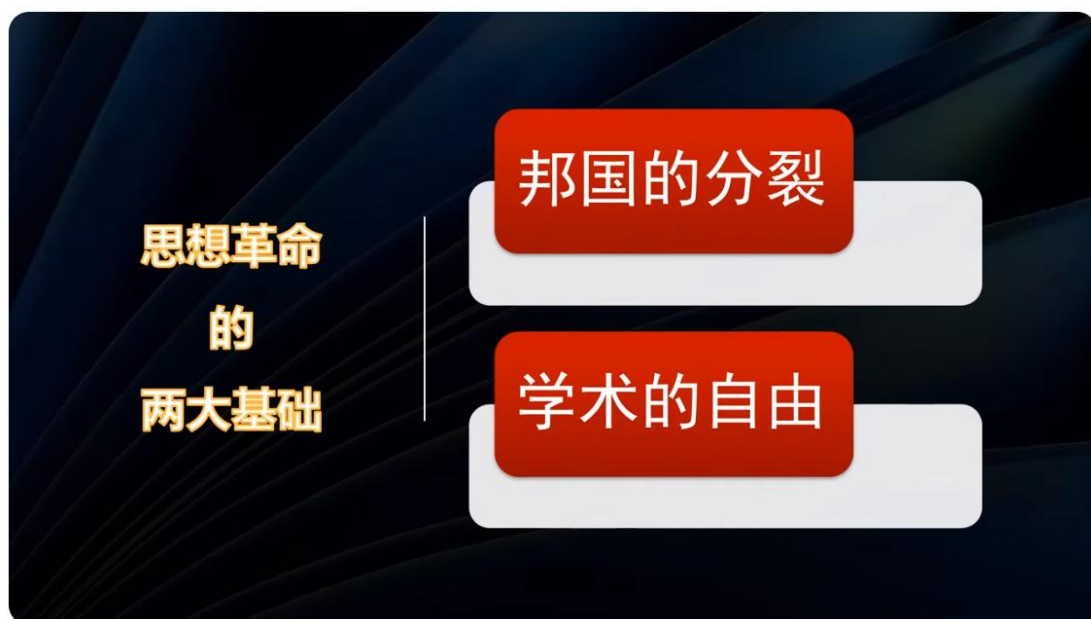


（0：0）我们今天接着来讲德国。上一节我们讲了普鲁士的崛起，成为能够主导德意志民族的一股新生的力量。我们也分析了它崛起的原因，它的农业资本主义，它的教育改革和它的敬虔主义信仰背景。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德国的统一，它统一的时候德国当时的思想背景，和它统一之后的一些国家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今天世界的影响。在德国统一这件事情上，一般的历史学家会将注意力放在一个强人身上，那就是铁血宰相俾斯麦。但是我们这个系列不会，因为我们看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俾斯麦他只是一个现象，他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是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是各种思想碰撞之后产生的全社会的共同的价值取向。所以我们不要把注意力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要去探究出现这个人的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他们的思想背景。



(1: 24)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19 世纪的世界背景。19 世纪它不仅仅是从概念上理解的，是处于 18 和 20 世纪之间的桥梁，它其实对我们今天的现代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有很多对今天有决定性的因素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势力对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时间线。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后，17 世纪从英国就开始产生科学革命。然后经过 18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理清，他们干了两件大事。首先是确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念。既然经济的运行必须是自由的，每一个人才干的多样性和由此产生的财产的不平衡，都是需要被尊重的。那么它们就会派生出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权力不能去干涉，从而它就确定了以宪政为基础的约束权力的民主政体。奠定这两个基础以后，19 世纪英国就非常快速地走入了工业发展的时代。科学的发现它在合适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将科学进入到实际应用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英国差不多用了两百年。法国呢？法国因为没有经历宗教改革，大一统的王权实在是太强大了。宗教也是天主教思想统一的，所以他们的科学探索还是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的方式。这就有个副作用，因为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它是糅合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那么他们的科研方式也受到这个捆绑。比如说像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都是天主教世界的科学家，但是他们的发现都不敢公布。伽利略公布以后代价还很大。他们怕的是什么呢？是教皇吗？其实不是。伽利略和教皇的关系可好了。所以他后来才被判了个居家监禁，整天在家里高朋满座。其实他们是被大学的那些同僚们反对的。那些大学的同僚他们都是遵从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所以这些大学教授才把科学的问题上升到神学的问题，

把伽利略搞到教皇那里。这些教授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天主教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他把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和神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中世纪的科学观。这样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方法论从此被神化。你不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否则你就是反对天主教。你这样就严重制约了法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他们也有很骄傲的成绩，但是和英国比，差距就太大了。法国的很多思想家其实都是在启蒙运动之后才冒出来的，而且他们的成果在英国被发扬光大，产生惊世骇俗的思想动力和经济动力。最后这种思想差距通过经济发展的差距才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英国比法国那个时候经济要领先，其实它背后呢？它背后它有它的神学主导思想在里面。在这种落差之下，法国就爆发了非常急功近利的社会革命。起初是想进行资本主义变革的，结果最后走向军事独裁和弱政府不断交替的 19 世纪，简直就是兵荒马乱。随着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欧洲，德国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这个国家在整个基础之上，就是在英国和法国的这两种思潮的基础上，他们产生了思想革命。所以德国的思想革命它是建立在英国和法国的这两股势力之中的，并且它也进行了漫长的一百年的演变过程。我们今天大致来讲一下这个过程。



（6：03）要产生思想革命必须有两大大基础，我们以前讲过的。一个是邦国的分裂，也就是说行政体系要有自由，你说话的代价不高。你要是说一句话，你就搭一条人命，那是没有人敢思想敢说话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术要自由。学术的整体风向是导向自由的。而德国恰恰在这两方面它都做到了极致。可以说在欧洲大陆上，这是仅



有的一块地方具备这样的条件。邦国的分裂这一部分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学术自由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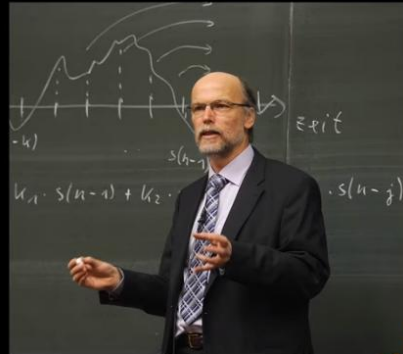
（6：52）普鲁士崛起的时代背景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事情，也就是说，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社会革命都已经非常清晰地呈现在德国人的面前。他就必须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上去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走英国这条路呢，还是走法国这条路。德国的容克贵族他们又不傻的，对吧。他们当然是想选择英国这条路。你既然选择走英国的这条路，你就要对英国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这个和我们当年全民学广东话是一样一样的。经济优势决定了价值取向。再加上普鲁士的新教信仰色彩，那么法国的天主教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就是它批评的目标。它的教育体系就承担一个使命，就是我们不能走法国大革命的道路，我们要理性治国，我们要以理服人。天主教是非常注重仪式的。它敬拜的礼仪，弥撒的那些神秘性都是很高大尚的。但是对圣经真理的教导在中世纪是非常缺乏的。这一点就被路德宗的德国人非常看不起，但是我们知道德国境内它还是有一半天主教的吗。为了让广大百姓能够去媚化，大学就必须负担起讲科学破除迷信这么一个使命。所以从德国的大学开始，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应用就是大学的主要任务，而不是神学。在那以前，大学最主要的是神学院，是探讨神学，但是从德国开始就不是了。大学就负责重新解释世界，而破除人的宗教迷信。人虽然还是需要上帝，但是上帝必须用人的理性来认识，而不是你盲目地去相信。其实它当时针对的对象是天主教。大学从此开始它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从中世纪的神学就开始转向了科学。从此像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这些，它都会成为独立的学科，去承担起解释自然的使命。而这一切

的背后需要一个重磅的工具来研究它。这个重磅的工具就是人的理性。



（9：28）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对万事万物都需要问一个为什么。正是这个为什么精神让人对自然的探究走向深处。神学追问的不是为什么，是为了什么。世界成为这个样子，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神学的研究它是有一个前提预设的，就是人类的一切它必须都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必须是用神学来回答的。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很先验地就能知道，这种科学和神学分家的道路它是一定会走歪的。只要时间足够长，人就能走得足够歪。虽然每个人看起来好像只是走了一小步，但是魔鬼是总加速师，他会负责踩油门。而整个 19 世纪的德国就是各种势力争着踩油门的场域。最后呢？最后就看看谁踩得最狠。

## 大学教授的考核要求



（10：34）当时的德国大学教育非常鼓励发现新的规律，去找到新的东西，不断地探索新的真理，不断地向奥秘靠近。这也是大学教授们的最大的梦想。因为什么？因为两百年前牛顿已经做到了，对吧。关键是牛顿还做得实在太轻松了，他是一个业余的科学家。他没有多少时间花在研究上。你想想看，他自己发明了微积分，他都懒得发表论文。他直接就在自己的运算过程中直接就使用了，这个就导致后来和莱布尼茨激烈地争论，到底是谁先发明的微积分。他的万有引力的这本书，原名是《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在他的眼中，这么精妙的大自然有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原理。这对科学界简直就是像一个打鸡血式的存在。原来自然一点也不神秘，自然是如此地容易被发现。于是呢？于是大家就打起精神，一起来找上帝埋在那里的彩蛋。这个就是当时科学界的普遍心态。于是这德国当局它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就明显地向科学创新去倾斜。大学的政策是非常鼓励创新的。比如说德国的大学考核教授资格的时候，它非常重要的参考因素有三样：就是你研究的独立性，你研究的独创性，还有就是你的研究成果。你必须要有研究成果。所以在德国你想要做一个大学教授是非常艰难的。非常有名的康德同学，他申请做大学教授屡次失败，最后只能在地主家教教孩子，做个私塾老师，虽然他的一些学生也是很牛。可见，当时做大学教授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 三大元理论的崛起

1687年，牛顿（英国圣公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 开启宏大叙事的科学探索
1788-1790年，康德（德国敬虔派）的三大批判	• 否定亚力士多德五大方法论
1798年，马尔萨斯（英国牧师）《人口论》	• 人类危机探讨
1848年，马克思（德国信义宗）《共产党宣言》	• 社会底层人士的自我救赎
1855年，斯宾塞（英国无神论）《社会文化进化论》	• 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危机的解决方案
1856年，孟德尔（奥地利天主教神父）《遗传定律》	• 生物遗传的秘密并不神秘
1859年 达尔文（英国一神教）《物种起源》	• 为社会达尔文找到生物学支持
1895年 弗洛伊德（德国犹太人）心理学面世	• 回到亚当，“反正不是我的错”



（12：49）于是在优等生牛顿同学的激励下，这种宏大叙事的梦想就激励着欧洲的思想家在各个领域去研究神的奥秘。在英国以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他们是认为一切的自然现象除非被人的经验去证实，否则你是不能相信的，至少是不能确信的。他们说这些话，他们针对的是大陆的理性主义。当时的德国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潮就是说人的理性是可以解构一切的，包括法国也是。那个法国的笛卡尔他就是这个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你不能说笛卡尔是错的。笛卡尔针对的是当时法国的无神论者。笛卡尔说，唉，你们怎么可以说没有神呢？你看看你自己，你就知道自己是有神，对吧。你有理性就说明你有神。你能够思考，就说明这个世界有神。理性有这么奇妙的功用，我们通过理性的分析，我们就能推导出有一个神。所以针对当时的环境，你不能说笛卡尔是错的。但是英国的经验主义的人就认为不行，你这样理性就变成神了吗，对吧。所以你有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判断的，你必须要用经验去体会。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欧陆的理性主义双方争得不可开交。这两股思潮的哲学演变过程我们这个系列不说，这个实在太庞大了，说不过来。但是我们要警惕的是，所有的无神论者都喜欢用大的哲学家的思想断章取义地来为自己背书。比如说我们会听到，说康德同学是无神论，或者说笛卡尔是无神论，其实不是的。反正我们知道最后康德同学就把这两股思潮统统地批判了一下啊。他把天主教一直在推崇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进行了批驳。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要有一个实践的设准，就是为了我们的道德次序能够维继，我们必须把上帝成为我们的前提假设。这个是他论证的过程中向无神论传递他的思想的时候他做的这个理论的阐述，但是不能证明他是无神论。这是不一



样的。从这里很明显，上帝已经向人类社会的生存让步了。上帝不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而是人的需要。人需要上帝，所以人需要上帝存在，以便于我们的社会可以有序。这种思想在争争吵吵中开始产生，结果没几年英国就有个牧师叫马尔萨斯，他就提出一个理论。英国我们知道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地方。工业革命带来最明显的效果就是生活供应的改善，人口就快速增长。他就通过观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人口增长是呈指数级别的，但是大自然的供应，比如说像粮食生产，这种是以线性增长的。也就是说，这是等比数列和等差数列之间的差别，那怎么赶得上呢？那我们以后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就预测今后的自然灾害会增多，道德灾难也会产生。比如说杀婴，比如说谋杀、节育或者是同性恋。这些都会很普遍，否则的话人口过度增长，地球是受不了的。他的这个理论其实只是假设，没有发表任何的结论，也就随便开了一下脑洞。这个问题是牧师提出来的，其实挺耐人寻味。牧师不是最应该相信神的供应吗？圣经里面说了多少回，上帝的供应是充充沛沛的。不过，**anyway**，他的这个理论突然就被普遍传开了，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个假设之所以被广泛关注，我觉得这个背后当然是魔鬼在做工作。还有一方面，他这个假设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生存危机感。特别是配合当时轰轰烈烈又死伤无数的法国大革命。大家觉得，哎呀，还真的的道理呀。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新鲜出炉了。他认为全世界的无产者，这些非常容易被社会进步所淘汰的人，必须要有所作为才能够自我救赎。我们知道这些工人阶级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城市里没有教会，没有信仰就没有安全感，非常容易被这些理论捕获。特别是马克思还说工人阶级是最高级的阶级。这个他是对一切其他阶级都有话语权。他说你活得那么惨就是因为别人剥削你。这是非常恶毒的思想，宣扬仇恨理论。剩余价值理念那纯粹就是扯，这个脑洞开到无边无际。如果按照过去的理念，那破产的资本家怎么回事呢，对吧。人家也是有风险的吗，只是个人的风险承担偏好不一样而已。面对这种人类危机意识的关注，英国有一个无神论者，他也是吗啡和鸦片的爱好者，也是达尔文的好朋友，叫斯宾塞。他就开始提出一个理论，试图解决人类的危机。它叫社会文化进化论，又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名字是后来的人给他加的。他那个时候，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都还没出版呢。他的理论就是社会必须是弱肉强食，你必须要接受自然淘汰。而且他这种理论被用在社会学上，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和阶级斗争上。这个人是一个妥妥的无神论者，他一辈子都没有进过教会。但是他去了一次，去干什么呢？去参加达尔文的葬礼，他就去了教会那么一次。当 1856 年孟德尔这个奥地利的天主教神父，他就在后



院种了很多的豌豆。他的家人也跟着他吃了好多年的豌豆。在这个之后，就是这位孟德尔他发表了关于遗传定律的思考和观察。他第一次提出人类的遗传因子，这个遗传因子就是后来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基因。从此生物遗传的秘密就变得不神秘了。当社会接受这个理论的时候，是会把它扩大到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人类的某种特性如果能遗传，那不就和上帝没什么关系了吗。正当他发表自己见解的时候，达尔文同学正在茫茫大海上漂着呢。他把各个洲各个大洋的地方搜集起来的那些物种加上自己的脑洞，整了一个物种起源出来。当时的人无法反驳他。为什么？因为英国是经验主义呀。经验主义的话，你又没去过达尔文去过的那个岛，你凭什么说他的理论不对呢，对吧。所以当他的理论一提出来的时候，英国的科学界基本上不知道该从哪里去反驳。所以我们要注意时间，不是先有达尔文然后再出现社会达尔文。是先有社会达尔文然后才有进化论的，所以是人的思想在做判断，而不是事实在做判断。否则你看看那些微观领域里面的演化物种，是不可能得出整个自然界的演化结论的。这不仅违反经验主义，它更明显地是违反理性主义。它连逻辑学这一关都过不了。逻辑讲的是缜密吗，对吧。它这个理论到处都是漏洞，根本就站不住。最后那个弗洛伊德，他就是人类的脑洞之王。他的理论就更荒诞，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你今天之所以那么不快乐，那个是你爹妈的错，是你朋友的错，是你小时候读的学校老师的错。再不济也是你大脑的错，总之不是你的错。这个就回到亚当了吗，反正都是上帝的错。当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面世之后的二十年，欧洲就走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为什么说三大无神论体系是原理论级别的，不是它们有多牛，而是他们做这些研究的目的，他们都是有一个牛顿的梦想，就是为了一揽子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对象和结论已经不是科学这么简单了。他们只是想像上帝那样。受到牛顿的鼓舞，全社会就激发了一波认知革命。这种思想就产生各种大胆的假设。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探讨生物演化的一揽子方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就是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揽子答案。马克思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了一个一揽子的解释。科学界和思想界都想把自己有限的观察上升到一个能够解释一切的万能法则的这个层次，那人类就必然会产生问题。

## 统一！统一！统一！

铁血宰相俾斯麦

小德意志方案（排除奥地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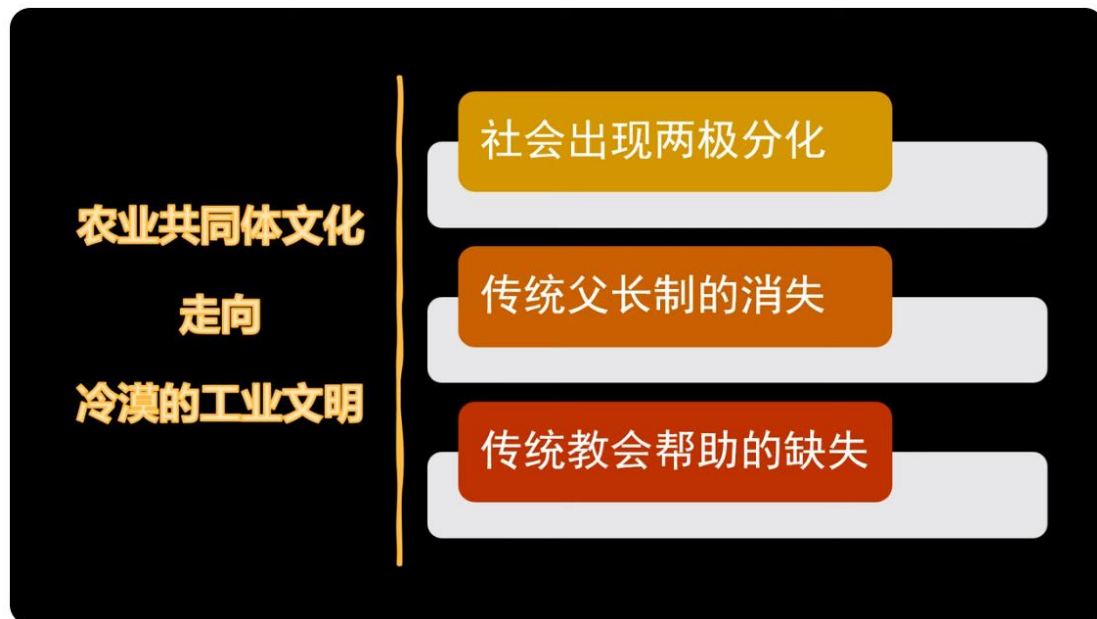
三场战争（丹麦，奥地利，法国）

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加冕



（23：07）我们刚才花了一点点时间来介绍当时的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思想界的背景和当时的各种思潮。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接下去的德国历史走向。因为人的焦虑是切切实实的，法国大革命刚刚过去还不远。法国继续在各种动荡之中，法国的贵族很多都逃到了德国，向德国的贵族述说自己的苦难。法国的科学家也逃到德国，在各大院校里面上课，继续把自己没有完成的启蒙主义的理想向学生兜售。启蒙主义通过学校，最后被包装成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工厂。同时，德国因为科学应用教育的发展，工业革命也发展得非常快，工人阶级迅速地壮大。这些人离开家乡进入城市，生活窘困，思想枯竭，是非常容易被马克思理论捕获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鲁士统一了德国。贵族说，我们要统一起来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够一揽子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老百姓也说，我们要统一起来抵挡战争的威胁，毕竟社会太不稳定。科学界也说我们要统一起来，因为宇宙真理本来就是统一的吗。这种统一意识是人危机意识的外在表现。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下，俾斯麦的统一德国的大业就比较顺理成章。当然俾斯麦他本人有非常高超的外交技巧，德意志当时的工业能力，这个都有不小的作用。俾斯麦是很聪明的，他的统一方案排除了奥地利。我们上一集讲过，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它就成为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往往比较容易出事，多民族要统一就更容易出事。俾斯麦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强烈民族凝聚力的德国。我们对统一的过程，包括这三场战争，我们今天就不展开，因为网上的资讯很多。我们重点关注在对这些事情背后的解读上。反正最后通过普法战争他们一直打到法国巴黎，德王威廉一世是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加冕成德意志皇帝的。你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战

以后法国对德国这么狠。奇耻大辱。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教科书里面《最后一课》，从明天开始我们不教法语了，大家要学习德语了。教科书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他们说的好像很可怜似的，其实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划分给德国，当时普法战争之后。其实人家本来就是德国的领土。洛林公爵曾经还做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吧。所以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它其实也是有预设立场的。



（26：31）任何一个社会它要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它都会面临一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德国也不例外。工业文明带来一个最典型的后果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本来在信仰浓度非常深厚的德国，农业共同体文化当中它有非常深厚的互助的性质。农民在他耕种的土地上，他不仅仅是劳动力，他还是地主的家人。当他碰到问题活不下去的时候，他的主人不仅仅有道德义务，更是有社会责任帮助他渡过难关。这在普鲁士算是，甚至在全德意志它都是一个默认选项。他甚至还有法律义务。并且在农业文明中，村落它是以教会为中心建立的，而教会它会对贫困的人口进行及时的帮助。但是这一切在城市里都已经消失了。法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最后才导致后来的大革命。英国它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前面的课程里讲过，英国的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当时信仰的复兴，所以教会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教会在城市里兴起，他们比马克思主义更早地获得了人的灵魂，安慰了他们的人心，也解决了他们的苦难。所以说到底这还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毕竟在英国他们的工业革命和信仰复兴比马克思主义要早一百年。



（28：21）统一的德意志他们面临一个使命，就是解决他们面临的复杂的社会危机。也就是因为工业革命产生大量的工人阶级，你怎么去安慰他们的焦虑呢？要怎么样赶在他们被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教育成暴民之前先安抚他们，不要走大革命的路，那太动荡了。这是后来俾斯麦在德国做一些改革的动机和原因。俾斯麦他本人在德国算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主张改革，主张容克贵族率先向工人阶级去表达善意，以此来消除阶级仇恨。所以他代表的是当时容克贵族和那些贵族主义的思想。他也代表了和自由主义学者相联合去拥抱民族主义。大家放下成见，一起共同进行一场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他也是主张生产关系的革命，只不过他是通过暴力来解决。以俾斯麦为代表的，他们就是以保守主义来牵头，来融合自由主义和容克贵族，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比较有意思的巧合是，俾斯麦是在 1848 年的革命中开始崭露他的政治天赋，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也是 1848 年发表的。这两个人就代表了两种思潮从此展开赛跑，就看看谁能先赢得无产阶级的心。





（30：08）这一场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赛跑，我们简单地来说结果，就是国家赢了。我们来看一看国家为什么会赢。因为支持德国福利制度改革的四大群体我们简单地来分析一下。它首先是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他们支持改革很正常。他们本身就是对社会制度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们也从启蒙思想中获得很多的信息，使他们对社会的走向有比较前瞻性的判断。他们就说这个社会不改革绝对不行，否则永远也无法停止社会的裂变，最后大家都得完蛋。而且他们自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天然承担着某种道德义务来解决社会可能出现的危机。在德国的社会体制中还有一个是官僚体制。官僚阶层它都是容克贵族组成的，那按照道理他们应该是属于保守势力，对吧。他们不太愿意自我改革，但是正因为德国在信仰传统中的副长制规定，解决农民的苦难是贵族义不容辞的责任。你原来只不过是在家族中的土地关系中你要成为一个副长，你要去关心你的那些农民。但是现在是放在城市的工业社会关系中，所以这个副长制的责任还是存在的。所以当时的德国改革派官僚他的占比是不小的。还有就是企业家。这个很奇怪，企业家为什么会支持福利政策改革呢？企业家支持改革的理由其实太简单了，它对生产有好处。否则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大家动不动就上街闹革命，谁来生产，对吧。最希望社会稳定的，最希望生产关系稳定的那就是企业家了。其他几个群体还带有理性主义色彩，或者是道德主义色彩，那企业家群体是最务实的。而且福利制度可以帮助他们吸引更优秀的劳动力，使他们的企业更有竞争力。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在那个阶段最无力的，就是神职人员。随着工业城市的兴起，教会的结构大大地被改变，无神论者多了吗。本来是能够通过教会获得帮助的，你如果

要想通过教会获得帮助，你必须去教会，对吧。但是现在大家都无神论了，都不去教会了。那你怎么样对这些无神论者提供帮助呢？你就必须通过另外一个渠道，所以他们就支持用国家力量去帮助那些教会无法触及到的群体。这四种人就成立了一个中央协会，为劳工大众谋福利，给国家提建议。其中有些人当时还和马克思通信，当然这个后来都被曝光了，都被截获了。可见任何一种思想，它的邪恶性是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看出来的。在它产生的初期是很难判断它的。



（33：36）在德国，教权是在君权之下的，这个和中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一样。这就使教会在做人文关怀的时候，它必须依靠政府力量。这就势必导致最后以国家力量来为全社会织一张保护网。这个路线和英国是非常不一样的。说起来这两个国家还都是新教国家，但是英国圣公会加尔文主义的，他们受加尔文主义影响非常深，所以他们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小政府，政府不管那么多。市场是由自发秩序去调节的，是由那双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德国的理性主义认为这一套是有缺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自发的市场秩序它里面没有道德，而德国的理性派是非常的亚米念主义的，他们是需要有道德感。自发秩序如果要变成有序，它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但是德国没有这个时间，他们觉得，哎呀，我们已经起步晚了，我们要多快好省地赶超上去。我们要抢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到来之前先扑灭这一场可能燎原的烈火。所以德国它是以国家消防队的速度来构建这一张社会福利网。这在全世界的文明国家中，它都是领先的。这个国家保险网包括残疾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连遗嘱都有保险。它是从 1883 年开始的，到

1911 年发布的帝国保险条例进行补充和完善。它可以说是理性人文关怀的典范。关于保险制度的内容我们这里不展开了，大家随便网上搜一下就知道。可以说比我们今天的加拿大还要好太多。一句话总结，就是你这一辈子所需要做的全部的努力就是投胎生在德国，其他都不是问题。



（36：05）这些政策的实施非常成功地缓解了工人阶级的部分焦虑，也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它也分化了市民资本阶层和工人阶级。市民当中我们知道，有些小企业主有些手工业作坊。他们其实也是要雇人的，只是规模没有那么大。这就使他们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使他们不敢过多地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来对抗资产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成为大资产阶级，对吧。所以他不会反对他所处的阶层。而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它就使企业家想尽办法进行技术革新，否则你老是出工伤，赔钱得赔死他，对吧。所以生产技术和安全保障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当时整个社会相对稳定，工业跳跃式地发展，这就极大地减轻了容克贵族的政治压力。万一国家受到外部压力的时候，各个阶层的人他都会放下一切成见一起来保护这个制度，因为你每一个人都从这个制度中获益。看起来好像这一切很美好，对吧，到一战之前德国的 GDP 已经是法国和英国本土的总和，妥妥的欧洲老二了。老大是英国，那个时候美国和欧洲也没有啥关系，所以美国并没有参与欧洲的竞争。



（37：49）福利社会说到底它是出于人的设计，而不是出于爱的帮助。凡是出于人的设计，最后都会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只要时间累积的足够久，它就一定会暴露出来。我们来看一看福利社会的弊端。最直接的也是最明显的就是福利社会的不可逆转性。你给了的福利你是不可能再取消的。比如说德国的失业保险金，刚开始是原工资的 60%多好像，如果你有家庭的话。但是条件是你必须接受国家相关部门的再就业培训，并且再为你找工作。这个政策看起来很合理，对吧。但是如果你这样还找不到工作，那你就只能拿 50%多的工资，但是是拿到终生。也就是说只要你曾经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工作过几年，交过一半的失业保险，那另外一半还是企业主交的。只要这样那你几乎就是终身有收入的。在这样的政策下，你如果某一天要取消它，那这些人还不得跟你急吗，对吧。而且这样下来，偷懒的人就会想着法子不工作。企业家招不到工人怎么办？引进移民吗，对吧。等移民把政策搞明白了，它也会有相当比例的人加入到新的吃福利的群体中来。整个社会的包袱它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而这种社会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企业欣欣向荣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否则你的税收是无法支持你这么花钱的，最终社会一定会走向崩溃。防止它崩溃的唯一方法是什么呢？如果说工业发展停滞的话，你防止它崩溃的唯一方法就是超发货币，走向通货膨胀，引鸩止渴等待下一场崩溃。这个就是福利社会的弊端。





（40：01）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德国，这一切的弊端你是看不出来的。大家为自己的祖国成功地躲过法国大革命而自豪。在走进一战之前，德国的民族自豪感是很真实的。工业生产后来居上，他们根本不把法国放在眼里。当时的英国专心处理自己的海外问题，所以它也没有时间来关注大陆的势力平衡。所以欧洲的这两大势力就是德国和法国。俄罗斯那个时候和奥斯曼土耳其打完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已经原形毕露了，所以正关起门来搞改革呢，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的力量。而在同时，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兴起。这个就是德国版的厉害了我们的国。在农业社会这种情绪不常见，因为大家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但是在工业化的城市里不一样，大家都被陌生人包围，个体的孤独感是很强的，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来找到自己的生存感。这就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人在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就一定会用某种主义来替代自己内心的宗教情感。民族主义有点类似于这种替代物。而且从历史上看，他们的敌人是法国，对吧。所以新任君王威廉二世他就走了圣经里面的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那个套路。他不听老臣俾斯麦的话，他喜欢听他那帮小兄弟的建议。他就让俾斯麦退休回家了，专心走自己的厉害国路线。他们很快就放弃了俾斯麦非常复杂的外交政策，废除了和俄国签订的条约，并且和奥地利结了盟。我们以前说过，德国的地理位置使它注定有非常复杂的外交关系。俾斯麦的外交是非常复杂和精密的，大脑不好的人不要说理解，你就连看懂都很费劲。他用一系列的合约把欧洲国家的利益非常复杂地牵扯到一起，谁动都不太方便。谁动谁都不太方便，所以他才可以在这个里面找到平衡，获得发展经济的空间和时间。但是威廉二世这个二货，他

非常轻易地就推翻了这一套，他去和奥地利结盟。要知道，俾斯麦是非常避讳和奥地利结盟。一方面他怕结盟以后势力太大，其他国家有想法。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想牵扯进奥地利非常复杂的民族关系里面。结果呢？结果真的被他猜中了。后来奥地利的王太子遭到刺杀，奥地利就进入了战争。那你德国要不就违约，要不就跟着裹挟进去。奥地利开始打了，你到底打不打呀？你不打不行呀，你是同盟国，所以一战就是这么打起来的，最后把皇帝的帽子给打掉了。那他为什么要和奥地利结盟呢？那就是民族主义，大家都讲德语。在这一股时代风潮中，民族主义就夹着种族主义的端倪。我们刚才讲过了，当时已经有了社会进步论，有生物界的进化论，各种思潮都大开脑洞。有一股思想就说，德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经济成就，我们对内繁荣对外胜利，完全是因为我们很优秀。我们什么东西优秀呢？我们的文化优秀。文化为什么优秀呢？是因为我们的种族基因很优秀。这种思想慢慢地演变，它就一定会出现种族主义。从 1890 年代的时候这股思潮就兴起了，一直发展到纳粹，也就 40 年的时间。



（44：28）民族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信仰。我为什么说它是信仰呢？因为它确实是信仰，它具有信仰应该具有的一切属性。首先它有非常强烈的排他性。一切非我族类都是异类。和你没有共同历史共同语言的人他都是你的潜在敌人。其次它还有强烈的穿透性，也就是说它可以穿透一切阶级一切理念一切政治观念。一个人你可以是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甚至是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你可以是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农民工人，甚至是贵族，但是呢？但是你都同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它具有强烈的身份穿透性。它可以叠加在任何思想之上。这个很像我们以前学习经典力学里面

最常见的一种力，就是重力。它有穿透性，它有叠加性，对不对。当然从高处跌下来的时候，重力的特征它也会显示在民族主义上。它具有强烈的摧毁性。任何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人，他都可以用一句你不够爱国这个罪名来摧毁一切和他意见不一样的人。把任何意识形态的不同上升到爱国这个高度，那么你一切的探讨你都没有意义了吗。你说不下去了吗。所以我说它这是一种很不同的主义，所以我说它是信仰。因为它的诞生之初它就是为了替代信仰而来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碎裂之后，民族主义应运而生。它在法国上演暴力自残模式，在德国呢它上演对外扩张模式，最后在反犹主义中走向高潮。最后他们的国家哲学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跌下神坛，跌得粉碎。所以这一股势力背后它就是魔鬼，因为只有出自魔鬼的它才这么具有强烈的自毁倾向。魔鬼就是自我毁灭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妖后耶洗别她的 850 个先知，侍奉巴力的 450 个，侍奉亚舍拉的有 400 个，对吧。他们一起和先知伊利亚对决的时候，他们也是拿刀枪砍自己，对吧，所以他们是有自毁倾向的。

## 一战之后的福利困境

- 1320亿马克的赔偿金
- 高额赔偿带来的民情懈怠
- 高福利的不可逆转性
- 国家的选择：印钞票
- 1美元 = 17972马克（1923.1）
- 1美元 = 4.2万亿马克（1923.11）



（47：07）刚才我们说过福利政策最大的弊端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德国经历的一战，我们在这里这个过程我们不展开，但是贯穿在德国的唯一不变的政策就是它的福利政策。不管你是一战之前还是一战之后，是魏玛共和国，不管谁来掌管这个国家，他必须遵从福利政策他才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个就是福利政策最大的弊端，它不可能逆转。但是这种高福利，我们前面说过，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工业社会基础做为支撑。工业生产旺盛的时候，你这种福利体系才能够运转。当国家收入低于国家福利支出的时候，你就过了保险的那个平衡拐点，整个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就像一

个人吗，你老流血不止，那肯定是要流死的，对吧。一战之后德国魏玛共和国它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国家。我们放下复杂的社会各派势力不谈，因为不管哪一派势力上台，它都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什么？一战之后就是大量的退伍军人安置的福利问题，还有就是要恢复德国百姓曾经拥有的福利待遇。你要有福利，必须要有税收。一战以后的工业恢复它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税收的起色没有这么快。但是这么复杂的经济学理论老百姓是看不懂的。老百姓干事情他是靠着感觉走的。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工厂都荒废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想上班。他们为什么不想上班？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吗。他就觉得，哎呀，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都要去偿还我们欠法国的战争赔偿，所以我们就罢工，我们不上班，我们坚决抵制。我们不给法国人民送福利，反正我们自己国家是有福利的。政府也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号召人民去罢工。他去罢工，政府号召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号召它是为了证明这笔钱我们还不了。它是为了跟法国赖帐做准备的。当时的欧洲的国际法规定，不管谁放第一枪，打仗打输的那一方就要赔钱。赔的数字是双方的经济损失加起来。一战之后德国要赔 1320 亿马克，虽然后来德国也赖帐，赖了也不少。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这个数字是实实在在压在百姓头上。你既然都罢工了，鲁尔工业区都荒废了。当时法国和比利时是战胜国，他们看看你们德国人这么消极，他们就派军队占领了鲁尔地区，把自己国家的人拉过来，到这里来从事生产。然后再把工业产品运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卖。当时还发生了一些冲突。为了支持民众的这种消极抵抗，解决生产的停滞和高福利之间的矛盾，政府的答案只有一个。什么答案？就是印钞票吗，对吧。通过印钱它才能够维持庞大的社会支出。企业家关系不大的。企业家因为他的成本是可以转嫁给老百姓身上。农民的影响也不大，因为农民他有地。地可以有出产，他可以吃地里种的。他不用花高价去买。最惨的是吃福利的无产阶级，和拿固定工资的打工者。最惨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德国每天发两次工资。一个小职员工资是多少？是两千亿马克，人人都是亿万富翁。中午给大家半个小时，大家都出去买菜买面包。为什么？因为到了晚上出去价格就不一样了，它又涨了。后来连印钞票都来不及了。德国当时的银行就直接随意打白条了。法币做为一个国家的金融主权，它已经没有一点点的严肃性。整个国家信用已经破产。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它就像往一个大池子里面去灌水。你每天灌一点点，你以为别人发现不了，但是总有满出来的那一天。等池子满出来的时候，打着为民族分忧解难的希特勒就闪亮登场。





（52：03）在这一股通货膨胀的浪潮中，影响最惨的是知识分子、学者、国家雇员、工人阶级还有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因为他们是拿固定工资的吗。收入没有增加，生活成本却变得完全不可控。而这些人，我们回过头去看，正是当初福利主义的大力推动者和倡导者。城市小手工业者遭受的打击比战争时期还要严重。真的是只有等退潮了，你才知道谁在裸泳。经济好的时候，福利社会的弊端你是看不出来的。经过这一波灾难的影响，德国从此敬虔的风气就再也没有了。因为你过一个节俭的敬虔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你存钱也没有意义。你存着存着它就变成纸了，对吧。所以消费主义开始抬头，敬虔节制的风气就再也不存在了。人的信仰也彻底地失去，因为信仰无法解决面包的问题。人本来就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相信神，这下又多了一个非常振振有词的理由。教会在整个过程中，它完全没有力量来获得人心。因为他们也是当初借助国家力量来推动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在德国教会它就是一个政府的部门，牧师拿的是国家工资，所以他们本来就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中，丛林法则就获得了社会实践，道德秩序彻底被打垮。人都把良心埋起来做事了，人人只顾自己。你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面对纳粹的种族主义暴行，大部分的德国人是如此的冷漠。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叫道维斯，他提出来一个道维斯计划。他带着一帮美国专家团通过对德国的投资把德国的土地质押，重新发行了新马克。他想帮助魏玛共和国重新建立他们的马克信用系统，走出这场金融灾难。稍微有一点点起色，有五年的时间。但是后来马上又经历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是 1929 年到 1933 年的危机。



（54：45）这就是非常短命的魏玛共和国的多灾多难的经济历史。它前面五年是超级通货膨胀，中间在美国的帮助下稍微有点起色，但是后面的五年马上又遇到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29 年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美国股票大崩盘，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任何一个工业国家碰到这样的事情，它都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德国人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们对民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再也不相信人民群众有什么智慧有什么能力能够力挽狂澜。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府，它能有什么能力来运行一个国家呢？这是他们在思考的，所以他们又回到了老的套路。德国是什么套路？就是期待天降伟人。德国的历史上伟人确实不少。当年俾斯麦管理帝国经济传说还在人的记忆当中，还没有走远。所以当希特勒横空出世的时候，人们对强人政治是没有什么警惕性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中受到冲击最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反民主思想是特别的坚定。这就是二战之前德国社会的思想和经济状态。

## 社会福利的保险本质

### 国家不生产价值

- 货币发行的权力不能掌握在国家手中

### 国家保险本质上的经营性质

- 持续性的前提是经济发展

### 社会再分配的必要条件

- 高就业率，低失业率



（56：20）从这件事情上看，国家福利政策的神话就破灭了。国家福利的本质它其实还是一个保险公司。虽然它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本质上它是需要经营的。这种经营的本质它的前提就是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通道。用国家力量来劫富济贫，整个社会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富人，否则你没有地方去劫的，对不对。社会再分配的必要条件你就是必须要有很低的失业率。我们用这个原则去套用所有西方国家的福利模式，我们就很轻易地能够判断出他们的经济政策背后的动机。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被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和美元挂钩的金本位。他们为什么取消金本位了呢？为什么变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币了呢？

## 福利社会的软肋

**1973年**  
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

### 左派思潮泛滥

- 产业工人的缺少

### 全民投票的28法则

- 分配制度制约富人的发展

### 生产成本畸高的工业社会

- 福利社会的必然结果

### 福利社会的不可逆性

- 民主国家的竞选资本

（57：32）我们可以以美国为典型，来分析一下这个模型。福利社会的两大条件，我们说了，高出生率高就业率。因为这个都和纳税有关。这是税基，税基减少福利就会崩盘。左派思潮是二战前后开始影响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过程我们不展开了，总之经过左派两代人的洗脑教育，他们推行女权运动、堕胎政策、同性恋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左派利用女权运动它就推广了享乐主义不婚主义，那宏大叙事就成为潮流。做为一个科学家，或者说做为一个学者，你不整点新东西出来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进步人士。本来大家在大学里老老实实都学学问的，现在不是了。只要脑洞足够大，在人文科学或者社会学你混一个文凭就很容易。我知道有一个人读博士的专业是什么？是校园留学生面临的种族问题。这个是博士专业。Anyway，随着全民投票权的普及，它也造成了新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根据二八法则也知道，穷人永远比富人多。在分配制度上富人永远干不过穷人的，为什么？因为人数多吗。本来投票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投票的。本来的投票权是和财产权挂钩的。你必须要有财产，你必须交税，你才有权参与分配方案的投票。但是这个限制后来被平权主义取消了吗。那我一个无产阶级，我突然之间可以通过投票来参与别人的财富的再分配，那我肯定是要投那种劫富济贫式的那种主张，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新的形式的劫富济贫，它肯定会导致税收政策对富人非常的不友善。那你富人就没有办法再扩大再生产，对吧。左派思潮它也导致生产力的缺乏，因为大家都享乐主义了，大家都不生孩子，不从事生产。因为你辛辛苦苦交完税收以后，你领福利，你交完税以后的工资收入和领福利的待遇其实差别不大。那谁还工作呢，对不对。再加上民主社会人是靠选票上台的，老百姓为什么要把选票给你呢？因为你给的蛋糕足够大，你承诺的蛋糕足够大。在这样的民情秩序下，它肯定会导致一系列的过激政策。比如说你产业工人减少，那你怎么办呢？你就要引入移民，要扩大纳税人群。被高税收整得很惨的富人，他就要寻求海外的低税收市场。他为了降低成本，他资本就会外移。为什么中国的有名的 89 年事件之后西方社会没有制约没有制裁，反而还支持和鼓励中国发展经济呢？为什么呢？他们在为自己培养海外市场，因为中国的生产成本低很多。我们把这些事情连起来看，我们就能够明白很多的国际政策。为什么有些地方总是打仗？为什么欧洲国家的政府这么欢迎穆斯林的移民？为什么美国对世界的独裁者它不再具有道德正义感？其实大家各有各的问题。大家都放下信仰，放下原则来谈生意。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竞选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敢谈信仰。加拿大有一个候选人，他只不过提了一下要保护加拿大的核心价值观，他都还没提基督教的价值观，他只说核心价值观，就被口



诛笔伐，在政治界后来都混不下去。政客在竞选的时候，他只能谈经济政策，不能谈价值原则。这几乎成了政治家的铁律了。1973 年的金本位货币制度放弃，从此货币发行靠的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那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东西。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全世界国家说好了，一起放弃金本位，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否为了使用缓慢通胀来解决福利危机开辟道路呢？这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套系统到今天也走了 50 年了，它到底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呢？我们看看今天的股市就知道了。我不是经济学家，我都看出来有问题。



（1: 02: 55）所以从本质上看，美国一直在推崇的美国梦，加拿大引以为豪的多元文化，在信仰的本质消失之后，它剩余的价值只是吸引移民，并且缓解移民社会的矛盾。这总的来说，它只是一种策略。没有信仰没有对上帝的爱所带来的宽容，没有怀着对上帝的爱去创造，去实现荣耀神的自我价值，那么这种口炮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背后的核心价值已经变味，但是他们依然推崇这个口号的背后是有着福利社会本身无法解决的困局，就是低生育率和高福利政策。当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过了拐点的时候，政府的债务危机就无法掩藏。他们做为执政者，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在问题暴露之前解决掉这个危机，或者拖延这个危机。怎么解决呢？大家如果学经济的，可以开开脑洞。我们可以用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思考。如果国家是一个经营公司，它无外乎就是两种可能吗。一个就是扩大资产，一个就是减少负债。扩大资产怎么扩大呢？先移民，对吧。你生一个还得养 18 年才能交税呢。新移民来了直接就可以上班交税了，对不对。你要是这样一想就明白很多政治现象了，对吧。我们

看看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又拿着退休工资，我还老生病，还公费医疗整天看病，那就要很小心了。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就是国家的负债。那哪一天重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政府当成负资产剥离了。疫情的时候，美国纽约的那个市长，他后来不是就爆出一个丑闻吗，就把新冠病人安置进养老院，导致很多老人死亡。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可能就是剥离负资产。其实我们不要把没有位格的政府想象得很有良心。不会的，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他的良心是被蒙蔽的。加拿大有一个政客说，“不打疫苗的人不允许进医院看病”。社会上当时一片叫好声。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个和当时犹太人不值得活命，它的底层逻辑是一样一样的。当一个社会整体悖逆神的时候，它的国家哲学就会出问题。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把善当成恶，把恶当成善”的时代。所以我们不需要美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没有神，人性的恶是全方位的，只是所处的环境不同，程度有所差异，并且各有各的表现方式罢了。我们今天这一集扯得有点远，从哲学到经济学，从德国到美国，从福利政策到政治制度。但是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复杂的东西，事实上它只有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人以为自己可以像神一样。大家都试图像神一样一揽子解决人类的焦虑问题，结果为自己带来更深层次的焦虑。人类自己的无花果树叶是不可能遮盖人的罪。

## 引诱的三种方式：先知，家人，城市

【申13:1-2】“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作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它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

【申13:6】“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申13:12】“在耶和华你 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1：06：52）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用圣经来结束今天的课程。人在什么样的诱惑之中会离开上帝呢？摩西在申命记第13章里面提醒以色列人：“今后会有人引诱你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们要警惕呀。摩西指出来第一个威胁是那些先知和做梦的人，这个就是宗教体系内外全部都包括了。这些人他对民众具有

很强的说服力，是群众煽动家。凭着非常有魅力的性格和能言善道的口才，他很容易就能赢得那些随从他的人。比如说希特勒就曾经操纵过整个国家。第二种是来自家人的分裂。他说“是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这很明显，这些家人的分裂，比如说受公立教育出来的子女，受女权主义影响的妻子，受世俗主义影响的兄弟，他们都是魔鬼的带路党。第三种呢？第三种就是在城里，“在耶和华神所赐你居住的城中。”城市比乡村地区更容易反信仰，同时也更容易被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所影响去拜假神。而这三种在现代社会被集中地体现出来，成为末世的写照。在文明还不发达的时候，人对假神的概念是很幼稚的，就是那些能给人带来直观的安慰和及时的回报，他们就会去拜它。可以现代社会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假神用科学的面貌，用哲学的面貌，用理性的面貌，花样百出很难分辨。但是万变不离圣经。圣经里面主耶稣就说了末世的偶像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1：09：16）回到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的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政府哪一个更快地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心？他们这场赛跑谁赢了呢？我们刚才说是政府赢了，对不对。但是其实那个答案也是不对的。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没有获得工人阶级的心。最后获得工人阶级的心的是钱。这个是人类最大的信仰。钱获得了工人阶级的心。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呢？除了启示录里的敌基督，那就是钱了。在圣经里面它又叫玛门，money。





【太6:24】“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1：10：08）耶稣基督说过：“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我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侍奉玛门。主耶稣在这里他是把玛门当成主来论述的。圣经里面提到其他的都是偶像，只有这一个耶稣单独把它拎出来讲，并且警告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主。他就知道我们人类社会一定会走上金钱至少的道路的。福利主义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形式。德国是比较典型，出现也比较早，所以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的极端。所以我们把它单独拿出来讲。后来的西方国家它不可避免地走上相同的道路，这完全是因为新大陆的这些后代他们没有守住信仰。现在美国在觉醒，加拿大还在沉睡。西欧的国家已经基本上都过了经济的拐点。信仰根本没有恢复的可能，除非是神的怜悯再次临到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是轰轰烈烈地走向末世，仿佛已经听到审判的号角。西方国家上千年的基督教文明成果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几乎走到了尽头，而民主这个词在希腊的柏拉图体系中，它是一个贬义词。**Democracy** 它不是一个好词。是基督信仰给它注入了良善的内容和形式，所以基督才是一切良善的源头。离开基督，人类社会不可能走向良善。爱穷人只有是全社会因为爱神而形成的爱人如己的风气，才能在帮助穷人的同时，不引起经济危机和福利困局。帮助穷人必须是自愿性质的，必须是无条件的，不是为了收割选票，也不是为了笼络人心。而是真心的爱人如己，你才有构建人心的力量，才有组织社会的能力，你才有共同富裕的可能。在没有信仰的世界中，这一切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你要是不相信，去看看东方某些国家就知道了。不要说福利社会，连想做奴隶都不可能。是做奴隶而不得的社会呀，对吧。所以我们越是学习历史，就越爱神的智慧，就好象 C. S. Lewis 说过的那一句话。他



说：“我爱神，不仅仅因为我看到了光，而是透过这个光我看清了全世界。”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要跟随他。